

本文章已註冊DOI數位物件識別碼

► 嘉年華會與雌雄同體的交會－以一個中古法國傳奇為例

doi:10.6637/CWLQ.1989.18(1).58-68

中外文學, 18(1), 1989

作者/Author：黃逸民

頁數/Page： 58-68

出版日期/Publication Date :1989/06

引用本篇文獻時，請提供DOI資訊，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

To cite this Article,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

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dx.doi.org/10.6637/CWLQ.1989.18\(1\).58-68](http://dx.doi.org/10.6637/CWLQ.1989.18(1).58-68)



DOI Enhanced

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DOI）的簡稱，
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
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

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

請參考 <http://doi.airiti.com>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see: <http://doi.airiti.com>

請往下捲動至下一頁，開始閱讀本篇文獻

PLEASE SCROLL DOWN FOR ARTICLE

嘉年華會與雌雄同體的交會

——以一個中古法國傳奇為例

黃逸民

中古法國傳奇『奧克山與妮格烈』(Auccassin and Nicolette)一直被選錄於諾頓(Norton)世界文選，並推舉為「中古時期最迷人(the most charming)」之作品^①。此作品創作於十一世紀左右，以法國北方方言書寫而成^②。文體最明顯異於一般中古傳奇為全篇中詩與散文交錯並置，根據諾頓編者之言，散文為朗讀部份，詩則為吟唱之用，並且該作品經常由吟遊詩人於各城堡宮廷中巡迴演出^③。可惜此一作品並未引起文評家太多的注意，到目前為止大半還是用傳統的閱讀策略如諷刺、嘲弄、或鬧劇(burlesque)來看此中古異數。而本文企圖利用最近漸受臺灣學界重視之俄國文評家巴赫汀(Bakhtin)嘉年華會之觀念，加入這些閱讀對話，並推銷此一閱讀策略；另外，在此傳奇或反傳奇中，我發現女性主義之「雌雄同體」(androgyny)之概念，竟然也很適合來閱讀此一作品，因此本文另一個主要的企圖為——試圖探討結合巴赫汀的「嘉年華會」與「雌雄同體」作為閱讀同一作品的批評架構之可行性。

首先對中古傳奇作一簡單的界定：根據 Barron 在《中古英國傳奇》之研究，中古傳奇的傳統母題(

conventional motifs) 為一、城堡宮廷代表騎士精神，有一套騎士道統 (chivalric code) ①，此騎士價值受到挑戰；二、由代表此精神之騎士獨自追尋單獨赴會，接受挑戰；四、接受一連串的誘惑；五、經過不斷歷險事蹟，遇見愛人，贏得美人芳心；六、最後勝敗挑戰者，凱旋而歸。因此傳奇最基本的精神價值包含——愛、榮譽、勇氣、和自我體認等④。因此，騎士探險 (chivalric adventure) 與宮廷愛情 (courtly love) 為中古傳奇兩大正統。

一、嘉年華會 (carnival)

而『奧克山與妮格烈』卻很有趣地展現反正統 (anti-law)，可謂反正典 (anti-canonical) 的範例具有雙音諧擬 (double voiced parody) 的特性。一方面是傳奇，但另一方面也是反傳奇，嘲諷傳奇。如果根據巴赫汀的定義可歸類為「嘉年華會化的文類」 (carnivalized genre)。而何謂嘉年華 (carnival)？王德威教授有非常貼切的定義：「『嘉年華』盛會總是要求我們暫時拋棄或逆轉平常的繁文縟節和禮教秩序，是故駭異卑賤者得於此時一躍而為萬人之上的聖王，而諸般身體器官和性的禁忌亦成嘲諷誇耀的目標。嘉年華式的場面充滿了生命原始活力與光怪陸離的想像，如果「道德」的標準尚在，那麼它的定義則是「歡笑」 (carnival laughter)。」⑤因此在中古濃厚的宗教氣氛下，一切神聖、嚴肅皆為官方正統的意識型態，而與之構成逆轉，顛覆的則為一年之中歡樂的節慶，表現平民幽默 (folk humor) 的嘉年華會。因此如果官方的意識型態強調的是垂直的由上而下的階層關係 (vertical hierarchy)，則強調非官方的嘉年華式的歡笑乃企圖暫時鏟平 (leveling) 一切階層，追求理想的、短暫的全體平等歡樂。因此經常出現的形式為平日虔誠尊崇的宗教體制與官方意識型態在此節慶之中受到嘲弄、模擬、逆轉、顛覆，而平日受鄙視的小丑、笨蛋、惡棍則黃袍

加身，假扮君王，大家盡情歡樂。因此代表平民幽默的嘉年華會與神聖嚴肅的正統文化構成交鋒對話關係（dialogical interaction）。而主要目的在藉著此節慶於歡笑中，將強調絕對、固定、單一的正統文化相對化了（relativize）。將絕對的權威真理去除中心（decentering）找出漏洞（loophole）。由此可知嘉年華會對平日的正統文化具有雙面（ambivalent）的作用，又是顛覆，但也是給予重生（renewal）。因此我要強調的是：巴赫汀的嘉年華會追求的是歡樂的相對性（joyful relativity），是反絕對、反單一的（anti-authoritative; anti-monological）。而反應於文學創作則為嘉年華式的文類。根據巴赫汀的定義：從神聖單音的史詩，由於低俗文學的溶入，產生嘉年華化而發展成小說。因此小說巴赫汀認為是嘉年華文類最佳代表，而小說最基本的要素則為解脫史詩的單音而為多音的（polyphonic）。而巴赫汀認為傳奇介於史詩與小說之間，然而他對傳奇的探討比較少，因此本文認為這方面的研究還是有待開發。^⑥

日常節慶的嘉年華會反映於文學作品則為嘉年華化文學（carnivialized literature），巴赫汀認為小說為最佳代表，因為史詩崇高神聖的絕對過去的距離（the distance of absolute past），在小說中已經被逾越打破，一切神聖被低俗化了，而呈現多音，衆聲喧譁（heteroglossia）的喜慶。而『奧克山與妮格烈』也反映了此種文體上的多音（stylistically polyphonic），例如，全篇自始至終，詩與散文交錯並列，已經打破文體上的統一，單音，呈現雙音交雜的情境（hybrid stylistic）。況且，在諾頓簡介中，也對此作品文類上的歸類進退兩難，認為既是民間傳說（folk tale），也是歷險傳奇（adventure romance），更是愛情傳奇（romance of love）。Brian McHale 在《後現代小說》一書中指出嘉年華式的文學通常展現下列五個題型（topoi）^⑦：(1) 在節情上通常為「流氓惡棍歷險故事（picaresque adventure story）」，而本文所討論的傳奇，則更加有趣，為一女惡棍流浪的事蹟。例如妮格烈從被囚禁的高塔上，逃離出來，越過城牆、護城河，逃入森林，再引誘奧克山離家，落入愛的「陷阱」，並一起私奔，歷險至一個奇異世界——托城（castle of Torelore），又再被囚，海上遇難，無意中返國，反抗父親，逃婚，假扮吟遊藝人，四處尋找奧

克山，最後大團圓。(2)歷險往往上窮碧落，下黃泉，例如進入神奇怪異的托城。(3)經歷異於平常禮俗的行為 (social norms)，例如全篇中，妮格烈的勇敢、聰明、積極主動，與奧克山被動、笨拙、柔弱、遇有困難危機就哭，恰成令人捧腹的對比。而在托城更看見國王懷孕臥床，王后率兵出征的怪事 (scandalous behaviour)。(4)惡棍通常最終追求一個不同於俗世，並與之成諧擬對比的理想世界 (Utopia)，而在本篇則為托城。(5)反映民俗嘉年華會對於肉體誇張 (grotesque) 的描述，此項通常為嘉年華會最直接具體的展現，藉著身體上層下層的反轉，來象徵嘉年華會將官方正統意識型態翻轉 (debase; uncrowning) 最佳的寫照。此傳奇對下層肉體的怪異誇大描寫 (grotesque realism) 主要表現在詩文部份，例如為了歌頌妮格烈的美貌，描寫她擁有一雙美腿，在一段詩文中說，有一位重病將亡的朝聖者，因無意中看見她拉起衣裙的一角，瞥見她的玉腿，竟不藥而癒，從病床上，一躍而起，生動活潑，再度踏上遊程。與聖經中，耶穌醫治癱瘓病人，具有異曲同工之妙。

根據本文的分析，嘉年華會式的文學，運作上通常有下列四種特徵：(1)逆轉 (reversal) 或拉平 (leveling)；(2)將神聖 (sacred) 與褻瀆 (profane)，嚴肅與嬉鬧，置於同一水平上，對照嘲弄。一切官方垂直的階級關係，於歡笑中，暫時 (temporal) 顛覆反轉。而在此中古傳奇，最鮮明的則是性別的反轉。例如妮格烈的足智多謀，與奧克山的高大身體，形成有趣的對比。奧克山的父親經常要兒子成為英勇騎士，率軍出征，可是他不要奧衝鋒殺敵，主要他個子高，鶴立鷄羣的身體，讓軍隊看見，可以鼓舞士氣罷了。而在烏托邦的托城，我們更看見國王懷孕在床，皇后御駕親征，此為更誇張的性別逆轉。不過我們必須注意到的是，巴赫汀認為反轉必須持續下去，如果光反轉而固定在女在上，男在下，而成為另一絕對、固定、單一的價值標準，也是他要反對的，因此對巴赫汀而言，嘉年華會追求的是反單一，瓦解絕對，使一切相對化，追求的是不斷變化 (becoming) 的模棱兩可 (ambiguity)。例如托城雖為理想世界，可惜不堪一擊，輕而易舉為敵人攻進，奧與妮皆為階下囚，這裡似乎暗示理想國度，祇可博君一笑，不可當真，祇是一場過眼雲煙的嘉年華會。如果逆轉後

固定，則是另一個，絕對的意識型態，對巴赫汀而言，反轉要持續下去，最後妮格烈藉著頗有象徵意味的靈藥 clarity 而再度恢復女兒身，由義母安排，等著奧克山來迎娶，表現出另一番的反轉。

(2)嘲諷諧擬 (parody)：巴赫汀強調嘉年華文學主要依靠對照貶抑 (decrowning double) 來呈現嘲弄諧擬的效果。巴氏認為任何神聖、嚴肅的論述，皆有另一可笑諧擬的對映。例如奧克山莫明其妙的俘虜與父親作戰二十年的敵軍領袖，可是由於父親不信守先前的承諾，讓奧與妮相聚，奧竟強迫敵軍領袖要發誓毀掉父親，才將他釋放，對信守承諾的騎士正典，形成嘲諷的對照。而代表騎士精神勇敢患難，克服萬難，歷經艱險的騎士勇氣，也由奧進入森林尋找妮的情節，構成互相交鋒的嘲諷。奧在途中所遇見的怪獸祇是幾個用少許錢就可打發的牧羊童，而經歷的患難，則是衣服為荆棘割破四十餘處，無法縫補。最妙之處，則是下馬時，因馬匹過高，而摔傷肩膀，必須爬行進入妮安排的愛的小屋。而在托城，兩軍作戰，互丟爛蘋果、鵝蛋、香菇，不流血的喧鬧，再選出最會玩的玩者之王，與代表騎士勇敢，奮勇殺敵的英雄主義構成好玩，有趣的諧擬對比。

(3)加冠與去冠 (crowning/decrowning)：此為嘉年華會運行的形式。由於嘉年華會具有雙音，對話的作用。因此加冠與去冠往往並置而依存的。例如奧克山父母要他出征，因為他有高大俊美的身子，有鼓舞士氣之用，因此不用勇敢殺敵，祇要犧牲色相即可。因此傳奇中描述，奧穿上盔甲，騎上戰馬，儼如嘉年華會之王加冠一般，後來因一心惦念著妮格烈，而一馬衝入敵軍中，在亂軍中被俘，成階下囚，差點送命，由先前的加冠變成去冠；巴氏嘗言在嘉年華會運作中，加冠已隱含了去冠。後來奧思索自己為妮不可一死，然後突然莫明神勇，擒軍首領，凱旋而歸，又為去冠轉為加冠，變化無常，莫可確定，其實此不確定性 (uncertainty) 正是嘉年華會追求最基本的精神。而另一個嘉年華會式的加冠、去冠的例子，可在托城找到。國王懷孕在床，為一典型嘉年華會之王，而奧用棍棒將他從床上打起，反轉去冠，成為受害人。後來又再度反轉加冠，再成嘉年華王，要將奧驅逐出城。嘉年華精神的變化無常，不確定 (indeterminacy; open-endedness) 反覆呈現。

(4) 肉體的誇張意象…Tony Bennett 在《形式主義與馬克思主義》中指出：下層肉體誇張怪誕的描述 (grotesque realism) 最能代表嘉年華會的精神⑧。在此傳奇中，奧的高大肉體一再受強調，而非他具有什麼高超偉大的騎士精神，他一心祇想與妮談戀愛，根本不想當什麼騎士。另外妮格烈在森林中藉著牧羊童傳話給奧克山，說林中有一獸，要奧立即來狩獵，並且此獸的一腿 (leg) 皆為無價之寶，用一腿來誘引奧克山，與歌頌精神層面的正統宮廷愛情 (courtly love)，形成強烈的對比。尤其肉體下層部份 (lower bodily stratum) 如生殖器、肛門、口嘴，皆象徵開口，為生命力流通之處，可以將封閉固定完整的正統文化，挖開漏洞，一方面超越顛覆，具有破壞性，但另一方面更注入更新的力量，讓生命流通、變化、健康，同時具有建設性。因此神聖、污穢、嚴肅、低俗皆可在暫時的喜慶中融入一爐，交錯並置，使一切於歡笑中不斷反轉，不斷更新。

11、女英雄 (female hero)

女英雄此一理念為 Carol Pearson 與 Katherine Pope 於《英美文學中之女英雄》⑨一書中大力推銷，其基本概念演化自 Joseph Campbell 的《千面英雄》(The Hero with a Thousand Faces)。Campbell 定義英雄歷經的神話原型旅程 (archetypal journey) 為此三階段：(1)離家 (departure) (2) 啓蒙歷練 (initiation) (3) 回返 (return)。因Carol Pearson 與 Katherine Pope 兩者發展出來的女英雄自我成長三階段，可謂男英雄歷練的對照諧擬 (parodic double)。女英雄歷經的三階段為：(1)逃離花園 (Exit from the Garden) (2) 國王的新衣 (Emperor's New Clothes) (3) 回返母親 (A Woman Is the Mother)。而女英雄完成自我的三階段，宋美瑾教授曾應用於 Clarissa 身上⑩。我也發現此理論可以很適切地應用於妮

格烈：

(1)逃離後花園：在傳奇開端，奧的父親爲了阻止兒子繼續迷戀女奴妮格烈，警告妮的義父將她處理掉，否則找他算帳，因此妮的義父將她囚禁於後花園高塔之上，祇有一個窗戶可仰望天空，俯視美麗的花園；因此這情節象徵傳統女性囚禁於父權家裡，失去自我，必須仰賴父母，尤其是父親保護也是看管，彷彿籠中之鳥。因此女性尋求自我的第一步就是離家出走，逃出牢籠。在傳奇中，妮格烈沒有仰賴任何幫助，用衣物結成一條堅固繩子，由窗戶中攀爬出去，逃出後花園。後來更十分英勇地冒險爬越城牆與護城河，逃入森林，完全捨棄任何保護與限制。

(2)國王的新衣：意指男尊女卑，限制女性發展如貞節、浪漫愛情，皆爲男性設定的神話，是國王的新衣。因此女英雄逃離保護限制自我的家之後，進入花花世界，處處危機，以森林爲象徵。因此在第二階段，女英雄主要任務在破解「一失足成千古恨」等限制女性追尋自我的神話迷思，屠殺傳統要求女性三從四德，守貞如玉，愛情至上的毒龍，因此第二階段最具體的表現在於失去貞節。通常由惡徒所誘，而看清男性設定箝制女性的神話。而在此中古傳奇中，更有趣的是，妮格烈扮演女惡徒，誘使奧克山離家，體驗外面的世界，經歷光怪陸離的另一世界如托城，主動安排奧的啓蒙歷險。

(3)回返母親：我認爲這個階段非常重要，因爲在第二階段，女英雄爲了破除男性設定的迷思，屠男性沙文主義之龍，必須學習主動、勇敢、忍耐、獨立等傳統上認爲的男性特質，但在第三階段，女英雄回返認同母親，而非父親，具有深遠的象徵意義。因爲女英雄在第二階段掙脫角色刻板限制，到第三階段再度肯定女性特質，擁抱女性自我，對女性特質已有一種新的見解與看法，能使兩性特質互相調和，達到互爲平等的理想境界。而此爲「雌雄同體」(androgyny)之真義。兩性刻板的固定角色與武斷的區分下，在雌雄同體的理想中，已瓦解，解構。尤其義母給妮格烈回返女兒身的藥草名爲 clarity 更饒有意味，象徵妮格烈已更可看清自己，歷經 Blake 所言之由 innocence→experience→experienced innocence，而我認爲此乃「雌雄同體」

之真義。

艮一齋面。

三一、結 語

事實上，一些批評家已注意到巴赫汀的嘉年華式文體（carnivalesque writing）與母性傳統（matrarchal traditions）之間的關係。例如，Robbin 指出嘉年華會演化自酒神（Dionysus）後來的祭典^⑪。Jonathan Hall 也指出嘉年華會中，通常產生性別、社會、宗教正統的逆轉^⑫。Maroussia Ahmed 更清楚的強調：「後現代，尤其是女性主義作品中，嘉年華式的文體，展現了反正統（the Law），反理性，單一邏輯的父系語言（the language of the Father），追求歌頌多元（multiple），自然（natural），不斷變化，無法定於一（everchanging）母性肉體的歡愉」^⑬。Frann Michel 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更進一步明確的指出：女性書寫（feminine writing）與巴赫汀式嘉年華會的文體，具有重疊、類似的部份，因為女性書寫是要質疑界定男性與女性二元對立的秩序，強調完全解脫此種二元的牢籠，追求擁抱忽男、忽女或可男、可女的性別不確定（sexual ambiguity）^⑭。而根據本文的探究，巴赫汀「嘉年華會」與女性主義「雌雄同體」大略具有下列共通的特性：

(1) 交雜（hybridization）：嘉年華文體最重要的理念為：反正統、反單一，追求交雜，多音的情境，包溶嚴肅與嘲諷，崇高與低俗。而酒神 Dionysus 一般被視為兼具雙性之美，也是男女皆非，忽男忽女，兩性交雜「雌雄同體」最佳的象徵。

(2) 顛覆（subversion）：很明顯的，嘉年華會最基本的作用在於反轉，逾越正統官方的意識形態。正統文化通常為單音、父權的，因此在嘉年華會中遭受反轉顛覆。男女性別關係通常也反轉倒置。而雌雄同體也具

有此瓦解權威，將一切秩序關係相對化的作用，因此也是顛覆性的。

(3) 不確定性 (ambiguity) · 我認為這是嘉年華會與雌雄同體所共同具有最重要的共通點。嘉年華會為一雙音諧擬 (double-voiced parody)，只是暫時 (temporal) 停止 (suspend) 官方正統意識形態，並非完全將之摧毀，取而代之。只是像蘇格拉底式牛蠅 (gadfly) 一般，一方面嘲諷反轉，但另一方面不斷更新確立。因此嘉年華會為一活動 (movement)，反轉須不斷持續下去，因此既是不斷反轉，也是不斷更新。表現模稜兩可的不確定性。而女性主義的「雌雄同體」也強調性別不確定性。男女性別不斷反轉，不定於一。而妮格烈在此中古傳奇／反傳奇中也具有此不斷性別反轉的特性，例如按照女英雄三階段來看，她在第二階段，反轉為具有男性特質，但第三階段，再度反轉，重為擁抱女性特質。如果再細看，她性別反轉則更多次：被囚於後花園為女性，逃出後花園穿越城牆、護城河，反轉為男性，逃入森林，引誘奧克山來找她，又反轉為女性，在托城她是女性，喬裝為吟唱詩人，再反轉為男性，最後再度反轉為女性，因此變幻多端，莫衷一是，充分表現「雌雄同體」性別不確定的特質。

由此可見，巴赫汀的嘉年華會與雌雄同體之概念，皆以不斷反轉 (multiple, everchanging reversals) 見其基本要義，因此我認為此種嘉年華會與雌雄同體結合相當具有潛在性，應該並非偶然的 (casual)。兩者皆強調不確定 (uncertainty)，如嘉年華會追求歡樂的相對化 (joyful relativity) 而「雌雄同體」講求性別二元對立 (binary opposition) 之解構，不僅是男女特質的兼美，更重要的是掙脫二性刻板的角色固定形式，不斷游離於兩性之間，無法界定¹⁵。在一些並非正典的邊際作品，或是品味很低，君子不為的異色作品，尤其是目前表現後現代情境，五花八門，光怪陸離的文學作品中此種閱讀架構或可看出一些端倪，發現另一層面。

- (1) *The Norton Anthology of World Masterpieces*, ed. Maynard Mack et. al., 4th ed. (New York: W. W. Norton, 1979). vol. 1, 737.

(2) Ibid.

(3) Ibid.

(4) W. R. J. Barron, *English Medieval Romance* (New York: Longman, 1987), 8&4.

(5) 王德威,《衆聲喧譁》(臺北:遠流出版公司,一九八八),頁114。

(6) 雖然巴赫汀以中古及文藝復興時期的嘉年華會之社會現象作為他重要著作 *Rabelais and His World* 的理論基礎,但他對中古時期文學作品往往一筆帶過,沒有詳細深入處理。Cesare Segre 在“*What Bakhtin Left Unsaid: The Case of the Medieval Romance*”[文丘更明白指出..]“Bakhtin's limited treatment of medieval romance” 謹參閱 *Romance*, ed. Kevin Brownlee and Marina Scordilis (Hanover and London: UP of New England, 1985), 23.

(7) Brian McHale, *Postmodernist Fiction* (New York: Methuen, 1987), 172.

(8) Tony Bennett, *Formalism & Marxism* (New York: Methuen, 1979), 84, 100, 153.

(9) Carol Pearson and Katherine Pope, *The Female Hero in American and British Literature* (New York: R. R. Bowker, 1981).

(10) 請參閱宋美璣,『千面女英雄——《克拉麗莎》中的神話架構』,《中外文學》第十四卷,第十期(

- 一九八六) 頁八—一一一。
- ⑪ Carol Pearson and Katherine Pope, 95.
- ⑫ Jonathan Hall, "Falstaff, Sancho Panza and Azdak: carnival and history," *Comparative Criticism: A Yearbook* ed. Elinor Shaffer (London: Cambridge UP, 1985), 127.
- ⑬ Maroussia Ahmed, "The Relevance of the Carnivalesque in the Quebec Novel," *Studies in Twentieth Century Literature* 9 (Fall 1984): 130.
- ⑭ Frann Michel, "Displacing Castration: *Nightwood*, *Ladies Almanack*, and Feminine Writing,"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30.1 (Spring 1989): 35-37.
- ⑮ Toril Moi, Introduction, *Sexual/Textual Politics: Feminist Literary Theory* (New York: Methuen, 1985).

黃逸民，淡江大學英文系講師。

◎ ipq (binary opposition) 二元對立、二元對比、二元對置、二元對稱
◎ Kolje M. M. Molitor (July 20, 1973) 呂國良
◎ The Works of Quijote by Miguel de Cervantes sa de Saavedra (Madrid: Ediciones Cátedra, 1973)